春夜裡的無限遐想

本文節自李靜著《有溫度的唐詩》

2019.08 日出版 P14~P16

分類：8 語文類

翻開《全唐詩》，一首〈春曉〉驀然落下，思緒在春日的清晨緩緩展開，在這美麗的畫布上，忽然閃爍著那風、那雨、那鳥鳴、那花落…溫暖的記憶重新湧動在生命的旋律裡，汨汨流淌。春，是一個很神奇的季節。世間萬物都在這溫暖的時光裡悄然變幻新生命的姿態，一切如此神秘又如此清晰。一年之計在於春，一日之計在於晨，春光融融本是一年之始最美好的季節，若是再與晨曉相搭，這撲面而來的清新之氣越發讓人喜不自禁。

蔥蔥鬱鬱的林野裡掩映著一房茅草小屋，窗洞開牖，默然靜立。惺忪睡眼在融融春光裡甦醒過來，周遭的一切都透露著新鮮的氣息。清晨的第一縷春光慵懶地打在床頭的几案上，旋而跟著那清脆的鳥啼飛出窗外，飛上了樹梢盡頭。群鳥在清爽的朝陽裡編織出美妙的旋律，斑斑落花在浩然大地上裝飾出昨夜風雨，一動一靜相映成趣，一實一虛熠熠生輝；那關於春生和舊夜的想像勾勒成一條詩的長河，奔湧著，湧進詩者的記憶維度中。

當孟浩然細細打量這春曉之時，忽而意識到昨夜伴眠的那場細風柔雨吹散了多少殘花落葉，一夜春宵夢酣，竟不知天光大亮，鳥兒歡鳴。待到風雨散盡，今日一早酣睡醒來依然春光依舊，風光無限。春曉在風雨的洗禮下越發生機盎然，可也畢竟時光有限，在迎接盈盈春日的同時，也在暗暗與這短暫的美好告別了。

閑居在襄陽老家的鹿門山，孟浩然一隱便是三十載春秋，他或許沒有杜甫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的兼濟天下之懷，他也沒有李白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，使我不得開心顏」的曠達不羈之心，不過他的瀟灑人生又有另一幅筆墨繪寫。四季之春，一日之晨，簡單而平凡的日子中，他找到了落花，他聽到了鳥鳴，他用靈魂去發現生命的美和意義。在繁花似錦的大唐盛世裡，他便這樣從容而自在的活著，從那大自然賜予的山水田園裡發現生命真正的美好。

俗語說，這人世間最寶貴的禮物往往是無價的，目之所及的落花春色，耳之所遇的鳥鳴風雨，孟浩然在這山間小屋裡發現了屬於自己的桃花源。按說自小便深受「家世重儒風」教育氛圍薰陶，孟浩然心中不可能沒有建功立業的宏偉壯志，這樣的家風世風亦不容他真的就此與長風明月相伴，縱情在山光水色、翠竹綠影裡終其一生。那年，時值不惑之年的他依然奔走於公卿之門，離開鹿門赴京求職，縱然處處顯露才情，人相引薦，卻也還是為「明主」所「棄」，喟然長嘆「寂寂竟何待，朝朝空自歸」，萬般無奈的他不得不重新回到鹿門山來。

人生本就是一個不斷面臨挫折又克服挫折的循環反覆過程。有人藉以抱怨命運不公的名義，在挫折面前跪下了雙膝，而有人卻在多舛命途裡找到生命的希望—這便是智者與愚者的差別。當孟浩然被一個又一個的巨浪襲捲而來的時候，這失意幻滅的泥沼沒有將他就此吞噬，他選擇了最勇敢也是最溫情的方式面對，那閒雲野鶴的日子裡，寄居著一個流浪者最純粹的生命之夢。「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」一剎那聯想的捕捉，讓詩意化為永恆。簡簡單單的字與詞的組合，淺顯易懂的音與義的相遇，這自然的神髓與生活的真趣是無法複製的。春日清晨的一瞥，詩中湧動著的幽遠靜穆之感，讓人從這純粹的背後體會出些許深刻的力量來。